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六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帝學中（閱經史）

上真宗進經史子集要語　田錫

臣聞古者帝王盤盂皆銘几杖有誡起居必覩夙夜不忘故湯之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太公之金匱云武王

欲造起居之誡乃銘于几杖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後必無凶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篆之盤盂曰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視俯仰有則矧黃帝輿几皆銘焉曰吾居民之上惴惴恐不及武王戶席必訓焉席之銘曰無行可悔戶之銘曰難得而易失聖人修德罔怠然佩服鑒戒終日不忘故至德大業永保天下也臣又嘗讀唐書見高宗命黃門侍郎趙智講孝經於百福殿因謂之曰大旨朕知之矣即舉

此經要切處言之以裨不逮智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敢以此言上獻帝大悅又憲宗聽政之暇採漢史三國而來經濟要事撰書十四篇號曰前代君臣事跡書之六扇屏風置於御座之右出入觀省之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要語總一十卷輙用進獻可書於屏扆之御座出入觀省所冀聖德日新與堯舜禹湯文武比隆也（咸平三年上時宋白舉錫應賢良方正自知泰州召歸朝）

上哲宗進無逸圖

文彥博

臣伏觀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後代聖君皆奉爲至戒以成治道以克永世臣又觀唐史見宰相崔植對穆宗云明皇初得姚崇宋璟爲宰相二人者夙夜孜孜致君于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以獻明皇置之内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欲心歸沖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信姦臣用事天寶之末稍倦於勤王道隳缺今陛下虛心求治伏望以無逸爲元龜

穆宗善其對臣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嚮學思道間日御邇英延儒臣講讀經史臣近觀邇英北壁有仁祖朝講官王洙所寫無逸圖臣慮禁中或未有此圖輙敢寫録四軸并一卷上進望於殿内張掛及置於几案以便聖覽臣愚不勝區區之至（元祐二年上時平章軍國重事）

上哲宗乞置無逸孝經圖　范祖禹

臣竊以無逸者周公之至戒孝經者孔子之大訓陛下嗣守祖宗鴻業方以孝治天下二書所宜朝夕觀省以

益聖德昔仁宗皇帝初建邇英閣即書無逸於屏間其後歲久而獘又命侍讀學士王洙書之仁宗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乃置之左方又諭侍讀學士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爲右圖命知制誥蔡襄書之又命學士承旨王拱辰爲二圖序亦令襄書之仁宗尊崇經訓如此陛下宜以爲法今邇英閣尚書圖序于屏間而無逸孝經二圖不復張列臣欲乞指揮所司檢尋如舊圖尚在乞置之左右如已不存即乞特命

侍臣善書者書之其蔡襄所書圖序從來置在御座之後昨因修展邇英閣方徹去却書于屏間此圖乃祖宗舊物臣竊惜之伏乞依舊張掛三圖並列如仁宗朝故事以彰陛下欽明稽古仰遵先烈之意（元祐二年十月上時爲著作郎兼侍講）

上哲宗乞詔儒臣討論唐故事以備聖覽

蘇頌

臣聞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在昔聖帝明王莫不稽考

古道爲有國之先務故能享御永世垂無疆之休然往古所行或文或質施之今日各有所宜臣竊謂國朝號令風釆超邁百王原其典章文物刑名法制大抵沿襲唐舊其閒或有損益亦不相遠然唐之事迹紛紜無統史官所記善惡咸備善者可以爲規彠惡者可以爲商鑒往在慶歷之初仁宗皇帝因臣僚上言請留意近代典故遂詔儒臣檢討唐朝故事日進五條曾未期歲省閱殆徧嘗聞德音宣諭以爲有助聽斷臣伏見陛下祗

紹先烈勤勞萬機治理之間多用仁宗故事外則邇英講讀經史內則臣僚進獻封事古今得失之迹忠賢治安之策固已溢黈聰而積淵慮矣而臣愚管見猶有所陳者誠見陛下稽古奉先之心孳孳不怠故敢僭越而盡言也臣聞之荀卿曰道不過三代道過三代謂之蕩言其遠而難信也本朝去唐正同三代其事近而易考所宜宸扆之留聽也臣欲望聖慈特舉慶歷故事詔史官學士采錄新舊書中列帝王所行之事與夫羣臣獻

替之言每日上奏數事清燕之間特賜覽觀所冀螢燭末光增輝日月臣不勝惓惓之願（元祐二年十一月上時爲吏部尚書兼侍讀詔講讀官日進唐故事二件須每於逐事後論其得失大旨同列遂以爲例尋得旨令分門編修成冊進呈四年書成上詔以邇英要覽爲名）

上哲宗進經書要言以備聖札

范祖禹

臣近於邇英閣進講嘗陳尚書要切之語望陛下因習筆札書之以置座右臣退而伏思古之人君雖在閒燕

之中出入起居必存儆戒左右前後動有箴規所以正心脩身自強於德以舜之聖而益戒之曰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禹戒之曰無若丹朱傲湯有盤銘武王於扆席之四端爲銘於几杖爲銘於衣帶爲銘於履爲銘於觴豆爲銘於户牖爲銘舜湯武王其自脩如此而況於後世之君乎今陛下纂承累聖日勤問學若於翰墨之際不出聖人之經略舉要言以爲明鑒置之左右朝夕觀省與夫舜禹之戒湯武之銘其揆一也臣職

在勸講無補毫分茍有愚見不敢不盡謹節略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以備聖札所與陛下手書之目覩之心存之庶可以少助進德之萬一臣不勝拳拳（元祐三年四月上時爲著作郎兼侍講）

上哲宗乞常觀圖史

范祖禹

臣伏見仁宗皇帝慶歷元年七月出御製觀文覽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召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臣竊以古之帝王常觀圖

史以自戒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爲圖鑒古不忘箴儆以養聖心又圖寫三朝事迹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如目覩之二圖皆常頒賜臣僚禁中必有本臣願陛下以永日觀書之暇閒覽此圖可以見前代帝王美惡之迹知祖宗創業之艱難不唯有所戒勸易於記省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元祐五年五月上時為右諫議大夫）

上哲宗乞進讀陸贄奏議　蘇軾

臣等猥以空踈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

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出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

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閤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

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測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座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髙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元祐八年五月與范祖禹等同上時爲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

上徽宗乞觀貞觀政要陸贄奏議

曾肇

臣竊觀近世帝王善爲治者莫如唐太宗人臣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以謂庶幾成康自漢以下莫及焉雖聰明英武出自天資然其要乃在於廣延賢智博考古今容受直言從諫不倦故唐史官掇其大者别爲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自爲學士至宰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其論議反復條暢切於事情周於世用而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雖賈誼董仲舒不能遠過焉今其言見於

世者有奏議數十篇此二書雖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卷帙不繁詞理明白臣愚伏願陛下退朝之暇紬繹經史之餘取二書置之座右留神省覽如御珍羞必有以開廣聰明上當聖意發言行事以此爲準庶於盛德有補萬一（元符三年上時爲翰林學士兼侍讀）

上徽宗乞讀資治通鑑　陳瓘

臣竊謂人君稽古之學一經一史經則守之而治身史則考之而應變天下之事其變無窮故往古可監之迹

不可以不詳知也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聽政之暇於舊史無所不觀思考歷代治亂事迹以爲監戒也英宗命儒臣論次歷代君臣事迹可以爲監戒者既上通志八卷又命置局續脩書成取旨賜名神考繼志述事賜其名曰資治通鑑又親製序文炳若雲漢爲章于天自然之功變化出焉臣嘗三復明訓掩卷歎息以謂諸史所載數千年事文字繁多不可勝覽寠儒寒生業專習一窮年皓首猶或昧陋仰窺聖作區判事類數語之間盡

史之要翕受以蓄德敷施而日新堯舜之所謂稽古何以加此而況不忘謙抑俯比漢唐自謂於文宣太宗無間然矣自餘治世盛王得賢之一體者皆有取焉至于荒墜顛危之主亂賊姦究之臣可觀可監無不悉論以著聖志蓋自祖宗以來聖聖相繼稽古之學同乎一心以後述先非一日之積也至于神考然後典刑之總會策牘之淵林底于成就繼而張之正在今日恭惟皇帝陛下道隆業大極本該末揆萬事而復乎一制羣節而適

於變六經妙義既自得於心術之微而於前古已陳之迹又盡心焉今經筵將開而進讀之官尚循習舊例泛讀諸史文字繁複事實支離不得其要未周于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俟經筵開日令侍讀官讀資治通鑑以承神考所以繼述英廟緝熙聖學垂訓後嗣之意（元符三年）

（上時爲右正言）

上徽宗乞觀無逸及漢文宣唐太宗事

陳瓘

臣聞商之高宗舊勞于外作其即位不敢荒寧享國久長爲後王法無逸所陳是也漢之與唐四十餘君賢而可紀者三君而已漢之文宣唐之太宗是也文帝年二十有三來自代邸而有天下後世恭儉之主莫有及焉宣帝年十有八興於民間而有天下後世勵精之主莫有及焉太宗年十有八舉兵除亂又數年而有天下後世納諫之主莫有及焉此三君者方其在外之時斯民之利病朝政之臧否耳聞目見皆得其實後雖深處九

重而考往驗今不忘鑒戒此其所以爲賢也恭惟陛下久處潛藩充養聖德亦如高宗舊勞于外春秋鼎盛歷數在躬亦如三君自外而入置無逸於座右採唐漢之所長則文宣太宗之事蓋有燦然可觀者矣神考所謂吾無間然者臣愚願有稽焉（元符三年九月上時爲殿中侍御史）

上徽宗論宣取畫圖

陳師錫

臣伏聞今月八日有聖旨宣取秘書省畫圖進覽格入神妙可以閱目非有補於盛德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

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爲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爲圖日月在目光宅四海伏望聖慈觀心於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唐以山水圖代無逸左右前後無所警戒動靜語默無所龜鑑社稷至於陵替不可支持臣聞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國壽可以不損天下可以不亂愚夫之言智者擇焉願留聖懷無忽（元符三年九月上時爲殿中侍御史）

宋名臣奏議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七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帝學下（親儒生）

上神宗乞擇經術者艾之士以備顧問

錢勰

臣伏見漢制侍中左右曹諸吏常侍給事中皆加官多

至數十人或得入禁中掌顧問應對唐制供奉學士以文學言語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是皆人主所與燕見者也恭惟陛下天縱之資專意經術遴揀臺閣未嘗虛授妙選名儒以備要近然皆外領事務日有官守之責未協盡規之義臣願陛下益選其間經術通明有守不畏魁磊耆艾之士兼取該貫史學通知古今可以謀王體斷國論者優以清閑引之親近使專意討論以備朝夕燕見紬繹顧問容勿獻替少裨萬一則與夫

事已施行而使言事者論列利害彰於羣聽勢相遼而所益廣惟陛下財擇（熙寧四年八月上時為三司鹽鐵判官）

上哲宗論人主學問在擇人　彭汝礪

臣聞昔者周成王即位始謀於廟其言憂深思遠慄慄悼懼若方隕淵墜谷所以求其臣甚至而羣臣進戒乃反覆曲折獨以學問為先務其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又詩曰維予小子不聰敬止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其君臣可謂知本

矣是時周公畢公名公史佚實在左右前後伯禽唐叔實相與周旋而猶有管蔡之禍周之不亡者以此唐太宗取名儒為學士者十八人如房玄齡杜如晦之類是也畨宿迭侍相與討論古今考前王之成敗雖閒燕飲食皆與於是在下之情無不達在上之失無不得二君卒為周唐賢君古今事不同體當使內外左右朝夕所以輔拂之者咸備其要則在擇人苟非其人猶不如不為之愈也（元祐四年五月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哲宗論人主務學在親師友

彭汝礪

臣聞治亂之幾在於好惡好惡之端在於謹其始其始正無所為而不為正其始不正雖有智力不能善其後是以人主必務學學莫大於近正人陛下盛德至行得於天者甚厚見於行事者甚善此非臣下所能窺度深淺也近侍進讀儒臣勸講見聞可謂甚博耆艾在前忠良在後其輔翼可謂甚衆夫學者非徒出於口耳之謂

也聞乎其言將見於其行得乎其心將見乎其外今臣下所誦說陛下能昭然不疑乎能沛然有所得乎使誠無疑也使誠有得也固甚善若猶未也是為名而已是為觀美而已今延英之對邇英之講隔於内外見有不得而久限於上下言有不得而盡雖太皇仁聖所以擁護啓佑者甚至然天性之愛不可以責善久矣然則陛下退而與處者其誰歟其使令者其誰乎其婦人乎輔拂之人寡順從之人衆學問之日少安閑之日多善或

莫之告過或莫之諫臣甚懼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不可無久矣然則如之何曰尊有道者擇有德者不使柔邪權譎之士間厠於其間間宴與俱言動使相接焉簡上下之分勢盡君臣之底裏問以所疑而無隱質之所欲而無間有善焉使必告告焉而必從有過焉使必諫諫焉而必改如是而不堯舜如者未之有也惟陛下留意無忽（元祐四年五月應詔言事時爲中書

舍人

上哲宗乞召講官詢訪以進聖學

朱光庭

臣聞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周頌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由此言之聖人未有不學而至于道也恭惟皇帝陛下生知之性天縱之聖聰明睿智與日增新然而正當孔子志學之年成王緝熙之日彊勉學問則可以大就堯舜之德矣臣愚乞陛下每五日一次退

朝之後清閑之燕召講官于便殿親發聖問詢訪人君之所先務古今之治亂可以爲法可以爲戒者三五事同召執政大臣坐而論道自來年正月爲始如此則聖學日進君道日隆堯舜之德不難至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日勤皇帝陛下專心聖道以致盛德（元祐四年十二月上時爲右諫議大夫）

上哲宗乞選端良博古之士以叅諷議

曾肇

臣聞玉雖美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漸染所聞正言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常任至于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爲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下至西漢猶詔郡國歲

責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壺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人有媿于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宴見或論往古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若夫軍國幾微時務得失則

責之輔相悉不相干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惜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故其成就止此夫以貞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夕親近然後成功又況有志於其大者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沉靜淵黙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斷勵精爲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遴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顧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治道

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温顏庶使人得盡情理無不燭於此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磨礲日累月積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不思而得非僻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事則言而爲天下則動而爲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補之哉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暬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唯陛下留意毋忽（紹聖元年閏四月上時赴瀛州過闕上殿）

宋名臣奏議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八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録舉人臣蔣雲師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八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政體

上太宗乞體貌大臣簡略細務

張　觀

臣憑藉光寵備位風憲每遇百官起居日分立于庭司

察不如儀者舉奏之因見陛下天慈優容多與近臣論政德音往復頗亦煩勞至于有司職官承意將順簿書叢脞咸以上聞豈徒褻瀆至尊實以輕紊國體況帝王之道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列於緗素垂為軌範不可不謹也若夫方今之急者匈奴未滅邊鄙猶聳陰陽未序倉廩猶虛淳朴未還奢風尚熾縣道未治逋逃尚多刑法未措禁令猶密墜典未復封祀猶闕凡此數者朝廷之急務也誠願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餘體

貌大臣與之商榷使沃心造膝極意論思則治體化源何所不至臣又嘗讀唐史見貞觀初始置崇文館命學士者儒更直互進聽朝之隙則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確時政或日旰忘倦或宵分始罷書諸信史垂為不朽況陛下左右前後皆端士偉人幸望端拱凝旒回視反聽釋尋常之務養浩然之氣深詔近位闡揚真風上為祖宗播無疆之休下為子孫建不拔之業自然成康文景不獨專美於昔時堯舜禹湯自可追蹤於今日與夫

較量金穀剖析毫釐以有限之光陰役無涯之細務者安可同年而語哉（淳化二年正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仁宗論治必有為而後無為

文彥博

臣頃因奏事親聞德音謂古稱無為而治者必當先有為而致無為臣雖即時仰對曰虞舜垂衣而治者亦皆先有為而致無為誠如聖意臣退而伏思曰陛下有堯舜求治之心而臣愚無皋夔致君之術夙夕悚懼啟處

不遑又以奏對之際蹇訥未周謹尋前典所述虞舜之德著於簡牘仰塵鑒觀庶幾愚忠上裨聖政仲尼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先儒之解以為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考於虞書則舜之始也流共工於幽州以其心很貌恭足以惑世也放驩兜於崇山以其掩義隱賊黨於共工也竄三苗於三危以其貪冒食貨崇侈不才也殛鯀于羽山以其頑嚚傲狠治水無功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茲所謂去邪不疑而

罰當其罪也於是詢四岳以謀政治闢四門以求衆賢明四目達四聰以廣視聽於天下命禹作司空以平水土棄為后稷以播百穀契作司徒以敷五教臯陶作士以典五刑垂作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以典三禮夔典樂以教胄子龍作納言出納朕命惟允既命以官因戒敕之曰各恭其職乃能立天下之功然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茲所謂任賢勿貳而官得其人也夫明四目達四聰去四凶命庶官其勤至矣得

不謂之先有爲乎及夫庶績熙天下服垂衣裳正南面而已得不謂之後無爲乎臣究觀前史之載舜之至德也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十六相謂八元八凱稷契皐夔之倫去四凶則朝廷無姦邪之黨舉十六相則左右皆賢哲之輔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後世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而逸於致治勞於求賢則先有爲也逸於致治則後無爲也恭以陛下紹祖宗之丕基行堯舜之至化黜邪遠佞去四凶之志也求

賢審官舉十六相之意也然而一日萬務尚勞宵旰茲乃臣愚不稱職之効也臣以為方今之務正在謹守祖宗之成法使爵賞刑罰不失其當矣爵賞當則姦邪無功者不敢僥倖而希進刑罰當則貴近有罪者不敢請求而苟免紀綱正而朝廷尊號令行而天下服如此則陛下高拱穆清之中無為無事而與堯舜比隆下視三代之盛矣（皇祐元年上時為集賢相）

上仁宗論不宜下行有司事　范　鎮

臣伏見三司開封府居常以明有條貫事作情理輕重上殿進呈及進入取旨又諸司事有叢脞微細者並皆奏聞乃是陛下以天子之尊下行三司使及開封知府與諸司事皆有司不能任責以至上煩聖慮非惟上煩聖慮又失為政之要而虧損國體伏乞旨揮今後三司開封府公事內有情理輕者聽便宜行遣諸司事內有無條貫須至申明者許申都堂委大臣參詳處分所貴責歸有司不至煩瀆聖慮而盡為政之體要（嘉祐元年正月上時）

（知諫院）

上英宗論政要在擇人賞善罰惡

司馬光

臣聞舜與臯陶賡歌相戒以明良為美以叢脞為非蓋以王者奄有四海君臨億兆若事無巨細皆以身親之則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非不欲兼之勢不可也是以明王總其大體執其樞要精選賢能任以百職

有功者賞有罪者誅故處躬不勞而收功甚大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自親政以來厲精求治孳孳不倦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雖大禹之勤勞文王之懿恭無以過此然而政有本末事有細大舉其綱則萬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臣願陛下先其本後其末急其大緩其細擇人而任之此政之本也賞善而罰惡此事之大也陛下當先察羣臣之邪正與其材能之所堪然後思天下有某事不治者當使某人治之其公忠勤恪功効顯著者勸

之以厚賞姦回惰慢無功敗事者威之以嚴刑如是則萬事無不舉兆民無不安陛下可以高拱無為而名配堯舜矣至於簿書之煩碎文法之微密錢穀之出納體例之有無此乃羣臣百吏之所守非陛下所當留意也陛下若捨彼而取此則臣恐徒有大禹之勤勞而不獲其功文王之懿恭而不見其治也臣之獻替為職遇陛下勤政之初虚心求諫此乃千載一時不敢以細末之事煩汙聰明伏望陛下深思此道乃自古及今致治之

大本勿以為迂闊陳熟之言而忽之則天下幸甚（治平元年）

（七月上時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上仁宗論人君之職不當詳察細務

司馬光

臣聞臯陶賛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蓋言人君細碎無大畧則羣臣不盡力羣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

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明主好要則百事詳闇主好詳則百事荒故為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為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小大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官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史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

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新臣愚以為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為誠天下幸甚（治平四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神宗論所急者近効所勤者小數

孫覺

臣近陳愚欵願陛下時御便殿召大臣或從官各以其類數人偕進侍坐以講求治道因定國是與太平之功臣竊計陛下日力且不足矣何則陛下御前殿復御後殿退則覽中外章奏而可否之往往至於暮夜大禹勤儉文王日昃不遑暇食亦何以過此臣愚竊以謂此所急者近効所勤者小數而於遠圖或有所遺大道或有所蔽也上下因循其弊之積乃至於此臣聞祖宗之時

躬於便殿臨試士伍短長之技角馬足之疾徐觀器械之精苦事出於權宜且一時之制也今天下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有所未備顧但守祖宗一切之法而不知變則何以異於膠柱鼓瑟刻舟求劍哉臣以爲若軍頭引見殿前司公事日至於便殿者可悉付之殿前司而責其課中外章奏有不足以煩聖覽者可令執政一人從官二人取奏目閱視凡可以付有司使之任責者不必悉奏也蓋古者致治必皆品式章程全具周密事出於

有司非人主所宜親者一切付之而已以歲月考其成而加誅賞焉今有司無式可守故雖至細至易有司所宜任者亦須聖旨而後行尊者反任其煩卑者反任其簡紀綱倒錯未有甚於此者也臣願陛下詔有司約取唐式著本朝式一編付之有司永永遵用有不如式者以法從事如此陛下日力有餘矣及其閒暇以與大臣從官講求治道揆夫先後本末而行之則至治不難成衆務不難舉矣（熙寧元年五月上時為右正言供諫職）

上神宗論親決庶政

范純仁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孜孜求治親決庶政日煩聖謨萬乘增宵旰之勤羣下負尸素之責君勞臣逸顛倒衣裳異天德不言而成虧聖人無為之治又況人主詔令當務簡而必行萬幾之多寧免一失先有司則不容差謬當職者得以糾繩出上意則事關綸言為臣者難於輕議行之寖久益少損多蓋夫尊者當領其要卑者當任其詳尊卑之殊其職亦異盡心謹職督察細事者有

司之職也經國阜民選賢任官者宰相之職也容載如天地廣大如江河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者王者之德也以卑僭尊則不恭而失職以上逼下則太察而勞神故易稱黃帝堯舜曰垂衣裳而天下治又孔子稱堯舜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詩稱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簡易博大無思無為之明効也惟聖心稽而行之易若反掌伏望陛下察虞舜叢脞之戒思老氏清淨之言潛晦聰明頤養聖慮擇宰司而委以萬務謹庶長而

責其成功廣聽納以導羣情察邇言而安庶政大臣無不以之怨多士懷得職之喜愚智効力上下盡心自然端拱垂衣太平可致（熙寧二年上時知諫院）

上神宗論體要

司馬光

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勅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為其責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

唱而發者今百度廢弛風俗偷惰薄惡烖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剏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導之而弗言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駑下之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徳厚殞身喪元不足為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效其區區之忠況聖意采納之勤督責

之嚴譐譐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己不為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邪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為政有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維内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豈弟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内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叙若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

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玆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

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将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眾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

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頹者也而陛下方用為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

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為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偽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

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為奸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怨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為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為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

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禀其上能為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将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為方畧責以成効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

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則是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畧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

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媢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怏怏不悦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

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暫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為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為部内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按之若按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

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刑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禄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為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

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弘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為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

者而使之乎若苟為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為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者邪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為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為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歸

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邪且陛下向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小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誕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

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邪陛下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

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若人君復不肯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為賢或以為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已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主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

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

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

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為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為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敕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

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矣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不為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

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嘆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熙寧二年八月上時兼翰林侍讀學士判都省）

上哲宗論寬猛二道

上官均

臣聞治天下有二道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政事有廢弛之弊猛過則急而傷恩官吏有避法苟免之

患術雖不同其蠹政害民一也自熈寧以來朝廷以法度整齊四方諸路監司不能深明朝廷之意往往務為慘核刻深之政郡縣望風畏慄大抵以趣辦為事類文具而無實不暇長計遠慮以便民為意而四方之民有憔悴愁歎之音此傷猛過急之弊也自陛下臨御數下德音務從寛大四方欣然仰戴德澤然比聞諸道監司又不能明陛下之美意妄意朝廷風旨一切以苟簡縱弛為事疲懦汙庸之吏視而不劾紛糾紊繆之政知而

不察外求寬厚之名以要譽於一時此矯枉過寬士大夫守義不篤之患也方陛下講修百度以差役之法行於四方尤在郡縣夙夜悉心以推行朝廷愛民之政若怠惰不舉委成於胥史太守玩而不察監司視而不糾養成媮墮茍簡之風天下之民必有受其弊者矣臣願詔四方以寬不縱惡恩不傷惠之意若郡縣之吏庸惰不職監司太守不加糾劾如朝廷遣使廉訪頗有其實或風聞於上當顯責以厲遠近庶幾按察之吏不

敢寛縱郡縣之官不敢偷惰人人警懼修職宣布陛下之德澤以惠黎庶（元祐元年十一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哲宗論聖人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

蘇軾

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故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

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没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禄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弊必至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甞與群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

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

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踈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

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采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

意於争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

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絶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黙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為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

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亡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元祐八年九月上時知定州朝辭）

上徽宗乞通下情防太察　江公望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後有旒左右有纊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見

己過聞人之過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己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爲明而速亂也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瑕搜匿鉤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使京兆爲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爲度海内爲家而爲京兆不爲者乎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益舊額通爲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爲耳目

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爲之散于通逵永巷不啻數千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怨傳之語增情飾狀擿隱抉伏何所不至人人跼蹐各各疑慮親戚不敢誠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視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深案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尚早蓋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憑藉威勢杜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

睽睽萬目由聞人之過不聞己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為明是誠不祥之召也陛下豈不思畿甸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心能使之昏昏不喻朝廷之所為乎人各有口能使之默默不議陛下政事乎既不可揜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以為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為蹈吳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因言以誅壹輩孰謂陛

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顧黜獻議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毋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其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建中靖國元年上時為左司諫）

宋名臣奏議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九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慈孝上

上英宗論謹始數事

司馬光

臣愚竊惟先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聰明可守大業擢於宗族

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泣知先皇帝能爲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爲不可不謹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爲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

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為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墮頹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謹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謹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刑四方之化則福祿流於子孫令問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

元臣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遊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慎終追遠之義焉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為其父母齊衰不杖期為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為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之

宣帝自以為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徇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為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為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開說自求容

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聖言一出布聞於外則足以傷陛下之義虧海内之望臣雖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全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莱者臣之志也輕冒宸嚴不勝悃欵惶悸之至（嘉祐八年四月上時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上英宗論兩宮當相恃為安　司馬光

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上下之象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

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通内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内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他在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自古聖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決定大策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

何可勝言皇帝至性烝烝哀以執喪恭以致養夙夜憂勞以成疾疹其於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猶竊有所懼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瑕易離難合況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全美無間然後福禄無疆也夫姦邪之人專闚上意苟有釁隙則因而乘之於是離間人君臣交鬬人父子使之上下相疾內外相疑然後得奮其詐謀以盜其大權私

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由此者也今雖睿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之原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謹臣愚竊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顔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温清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

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肉至親止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開説涉於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羣臣百姓鳥獸草木皆恃兩宫以為安若兩宫懽忻於上則天地鬼神得以歆其禋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况羣臣百姓孰不願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

哉（嘉祐八年六月上時知諫院）

上慈聖皇后乞益加慈愛　司馬光

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戶之民皆輻湊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也故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戶至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為之父母況閨門之內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帝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炟以為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

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殂太子即位是為章帝章帝亦孝性純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前史載之以為美談臣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擢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祚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石未效竊聞鄉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相責望羣心憂

駭不寒而慄今仁宗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累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使有絲毫之隙以為宗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側足累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嘿也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壻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為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耶況皇帝

在藩邸之時以至踐祚之初孝謹温仁動由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茍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心者神明之主也若其有疾則精爽迷亂冥然無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親疎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怪也殿下聦明睿智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耶今殿下雖日多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

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當深戒左右謹於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唯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綱紀海內俟天地垂祐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古之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存愛養使之內愧知非革心為善況皇帝至孝之性稟之於天一旦疾愈清明復初其所以報答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慮苦言盡此而已乞殿下更賜裁

擇（嘉祐八年十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乞益致孝謹　司馬光

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三日皆曾上疏以陛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為羣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得達聖聽或萬幾之繁未嘗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帝乃賈貴人

之子明帝使明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皇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馬氏三舅皆為卿校列侯賈貴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前世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已也拊畜長育居其大半焉陛下自齠齔之年為皇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又況今日為仁宗皇帝之

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藉藉深可駭愕臣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容一旦遽肯變更蓋鄉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妄為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古人有言曰禦寒莫如重裘弭謗莫如自修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如

之何若既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閤克己自責以謝前失温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咸悦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為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悟驩悦回心易慮況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泣涕禱於神祇憂勞困悴以冀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收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臣

不勝區區干冒以聞乞留神采擇（嘉祐八年十一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乞上奉慈闈以全孝德

呂誨

臣聞置天下方乎置器者蓋在君人者審乎安危之勢所以有守成之難有持盈之戒者正謂是矣我太祖太宗造宋之艱難承五季之弊平諸夏以爲一援生靈於塗炭安寰海於覆盂真宗以神武定二虜以文德綏萬方薦功高厚著于金石仁宗在宥四十一年循持憲度

何嘗殺一不辜失一有罪恵澤下流有生畢遂可謂仁信之至集百年之昌期纂四聖之丕緒矣而復豫鄂王相繼不育意者天以陛下當其歴數錫之休命席乎成業有以恢隆萬世之基而又知先帝明哲拔陛下於公族授之以震器皇太后鞠養聖躬保護成德一旦恭宣玉几之命謀先輔弼之助陛下安步中外怗然功德為重矣恩德為厚矣陛下報之之道宜如何哉然自踐祚三日之内親決數事至明燭理人皆慰忭有望於治

平矣屬以聖候爽和嬰仍于今竊聞所上湯劑未嘗服餌太醫診脈而不敢言病内臣依違而不敢進藥良以天威違拂震慴靡遑日度一日殊不知誤天下之大矣且百金之子尚有倚衡之誡而萬乘之貴殊無保邦之慮邪矧又聞流議騰沸謂陛下視朝之後燕適宮中言動無節嘻笑不常執喪之禮未至奉親之道或闕以至晨昏省問曠絶者踰月虧損盛德莫大於此但外臣不知端倪果如是乃陛下重違天意不以繼承為念忽先

帝顧託之命輕萬乘崇高之體忘聖母鞠育之恩違孝子承顔之道何以上奉宗廟率教於天下也臣重思違豫而來已踰半歲萬幾之事都無可否而賴皇太后處内大臣盡心中外循常理軍民無怨言直以累聖恩德浹人之深爾尚恐曠日持久人心動揺變生於内將安寄處臣竊為陛下寒心也臣備員諫列既有所聞痛心疾首敢復緘默以謂聖帝明王好聞己過忠臣孝子不隱其情是以懇懇切言不避諱忌伏望宸聰循省既往

不遠而復起居必謹言動必思上奉慈闈克全孝德念先帝付託之重審置器安危之勢知良藥可以利病則勉勤服餌謂忠言可以利行則廣其開納流言自弭休聲日至天下幸甚（嘉祐八年十一月上時同知諫院）

上慈聖皇后乞調治聖躬建立儲副

呂誨

臣竊以兩漢而後諸侯王入繼聖統者甚衆或以功或以賢或以親或以黨四者之繼隆替之所係以功與親

賢者何嘗不興隆於寶緒縣黨附而至者未有不基乎禍亂哀平桓靈之類是也千百載之下為之監戒今上生而敏睿天資英括先帝知其歷數在躬又當近屬賢以親而賢授之寶器及誕告于外讙聲翕然殿下以積勳之後配德仁宗主宣陰教天下蒙福上自潛德之初殿下鞠育保護者三十年矣先皇厭代宣導遺旨掌握機柄佐佑聖嗣克安天下永我帝業丕功茂實固不待愚臣一二而談矣上違豫而來重煩聽斷庶務允輯中

外頼焉比聞流議喧傳上疾未間言或荒忽承顔之禮時有所闕殿下幾至不能容覆外臣罔測謂之然矣臣竊慮小人乘間幸兩宫如是陰爲交鬭以生他事殿下察其素履知其有疾故當責忠臣之輔助擇太醫之調理又聞上意自倦服藥以致醫工久無效驗然病者苦其瞑眩斯亦常情誠恐奉御之人但能備禮不敢强以服餌積日之深其誤不細惟殿下廣乎容納之度忘其惰慢之禮親閱湯劑力爲調治强之以嚴威撫之以恩

愛如此人神和悅得不降祐上之起居必遂安適不然恩禮中闕慈孝兩失人言不已其如天下何其如宗廟何其如先帝何三十年保育之功一朝而棄臣竊為殿下惜之臣重思療治之法即如是言萬世之計敢不為殿下陳論漢馬皇后畢明帝世克全美德以至鞠養章帝勞悴過於所生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隙章帝終為賢聖之主其保助亦已明矣史冊書美世遠益光臣伏願殿下循修以為法度念先帝之顧託體聖躬之憂

危宮中間言不可不察方四海顒顒日期振治萬幾取決不可持疑雖神守暫勞而宋祚安矣俟上躬平和還居清淨燕怡壽考豈不休哉況淮陽王及諸孫天資淳篤宜均撫育以盡愛慈繼繼承承本根為重儲副之位安可暫虛殿下宜上承天意下順人心謀及輔臣助成君德早議建立旁絕闚覦則廟社之福天下之幸（嘉祐八年十一月上時同知諫院）

上英宗乞奉養始終如禮　司馬光

臣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非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既為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也今濮王既殁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必思報荅况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可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為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踐祚數日而得

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皇太后為陛下攝理萬幾鎮安中外以俟痊復三也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况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謂陛下為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為如何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戒之謹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内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禄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

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顧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治平元年三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乞謹奉養勤聽斷　司馬光

臣累曾上言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言辭滋訥未蒙采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避斧鉞重有敷陳至於奉親之禮報德之義為君之職訪善之道

臣嚮來文字敘述已詳不敢復煩聖聽獨以目前利害言之陛下誠詳擇焉竊以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為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皇帝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

今陛下即位將近期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皆以為常威福之柄寖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為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萬幾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竊以為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

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睿之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為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舍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未為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

月寖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或無及已臣受國家累世大恩不敢愛死為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膽所蓄盡此而已伏望陛下少留意察之（治平元年三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乞謹奉養勤聽斷（係第二狀）

司馬光

臣近以私懇求鄉便一州伏蒙聖恩令宰臣宣諭以臣鄉所言事略皆施行令臣且在諫院供職未得求出臣

以駑下之質生於盛明之世得備諫官為幸已大況陛下謙恭接下容受直言此乃愚臣千載一遇畢命報國之秋豈願離去左右自棄於疎遠之地誠以父母墳墓久不展省人子之心皇皇不安所以有此陳乞今忽奉聖旨宣諭如此臣惶恐慚悚無地自容夙夜循省進退維谷臣竊惟曏時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羣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濮王之時承顔順意曲盡懽心

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羣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為止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由和洽萬幾之務無由治辨禍亂之原尚在太平之期尚遠臣雖日侍丹扆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忻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猶在陛下之側也臣聞為人子者事其親而親不悅不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至歟愛至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猶不悅則曰我之

誠不盡歟誠既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於神明神明且猶助之而況人乎臣又聞為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為己過有一民失所以為己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安不思則亂危陛下儻能以此二者自勉則臣安敢廢公家之急而徇私家之務乎（治平元年三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乞親決政事而内盡子道

呂誨

臣恭聞近日聖體平復中外均慶然萬幾之事未聞親決議者謂陛下遜避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爲順敢不爲陛下委曲而陳之且以兩漢而下母后臨朝者衆皆嗣君沖幼親爲輔翊並坐簾帷之下專其聽斷幼君既長有復辟之議今日之事有異於是先帝拔陛下於公族之中以賢且長付託之意正爲今日也當陛下違豫之時非皇太后內輔則政無所寄大臣建策於國忠也

然而陛下臨朝御前殿百官朝罷兩府大臣方至内東門是綱領柄權皆在於手陛下自未專決何所待也臣伏望宸衷感悟無以此為念唯内勤孝養率中宮盡禮則婦姑之情相接母子之愛益親躬修政務操守威福日與近臣講求治道事無過舉體斯為順自然皇太后慰安恩意無間燕適深宮優游清靜含飴弄孫不復關政豈非皇太后之心耶臣區區罄于是矣（治平元年三月上時知諫院）

宋名臣奏議卷九